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二

汪若海 王雲見辨 李植 韓公裔 李迨

曹勛 王衣 宇文虛中子紹 林冲之子郁

滕茂實崔毅吳安國 王倫孫構 朱弁張節 魏行可郭元邁附

宋汝為李亘凌唐佐 柳約 許忻 范如圭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幼豁達深沈有度恥世俗章句之學為文操筆立就蹈厲風發靖康初入太學以知兵擢高第勸上宜覽天下之權不可怯懦自守開關養敵坐受其敵上書樞密曹輔請立康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輔言于欽

宗用爲叅謀官。遣如康王所。首言神器久虛。異姓僭竊。願蚤定計。圖惟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克帳前差使。高宗卽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往見張浚。極談天下事。言天下大勢如常山蛇。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辟從行。若海以親老辭。尋以論軍食。迂執政。出通判沅州。又以譏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李允文節制江夏軍。馬擁衆數十萬。跋扈不恭。浚叅謀湯東野與若海故相得。語曰。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卽馳往。諭以成敗逆順。及朝廷威德。辭旨明暢。復陳三策以勸之。允文感悟。卽舉軍東下。又爲書招其徒張用與馬文皆解甲效順。惟曹成疑賊。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帳中。以計得稱軍印。

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道復遣李宏書使刺成自歸宏度力不勝走長沙羣盜解散浚時屯江西若海率林衆歸之獻平寇策言當化盜賊以爲我用不可失英雄以爲國患宏後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忠復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成走廣復降湖湘遂安復若海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通判辰州三京復遣若海祇謁陵寢還遷承議郎通判順昌府劉錡遣人丐授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畧善用兵願以偏師濟之必能成功朝廷從之尋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阜之役以勞轉朝散郎通判洪信二州秩滿叅湖北帥司遷知道州授直秘閣知江州高宗嘗書其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沒去國不果召俄丁內外艱死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庭堅請於涪

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獻擢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運副宣和中辟童貫宣撫幕入爲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離不軍還傳粘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不以爲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太原陷召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命王及馮澥往未行事勢中變金人必欲進兵雲亦還中外震駭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臣敢以百口保王將命除雲資政殿學士爲之副次磁州值王出謁嘉應神祠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以爲姦賊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

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兄舜崇寧時
爲謀議司詳議上書告蔡京罪黜絅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
中戰死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舉於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
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妻以女靖康初向子諲轉運京畿時
羣盜四起徇道阻絕乃以植借補廵功郎使督四百艘餽百萬
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康王
方駐師鉅野聞植統衆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王
大悅親賜之食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
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王三降手札獎諭卽位感激知遇
言無不盡汪黃忌之出爲東南發廵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
知湘陰縣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

以撫摩爲急張浚督師薦其才遷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以功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秩滿除戶部員外郎丐祠奉親寓居體陵凡十九年檜死于誣於上前語及龍飛舊臣起植戶部郎中入見高宗識之曰朕故人也母老願便養知桂陽軍居喪哀毀廬墓有白鶯朱草之祥服闋薦知瓊州時已老改知徽州歷遷江淮荆湘批點坑冶鑄錢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畧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措置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初改江南東路兼知建康府上防江十策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帝嘉其言名爲太府卿

有疾丐免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諡忠襄有臨淮集十卷胡銓爲之序子五人汝處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黃州事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房聞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寧韋賢妃閣展奏充康王府內知客凡二十餘年恩寵優厚從王使金渡河論止將官劉浩吳湛私圖及王雲被殺隨王入州屏王將還相州與公裔謀問道潛師夜起遲明而至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張邦昌遣王舅韋淵來獻傳國璽王怒淵稱僞官又恐邦昌不可信將誅之公裔勸止具言天命有歸王遂受璽卽命公裔掌之元祐皇后詔至將議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時前軍弘簡錄

已發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王亦宜於睢陽受命會天大雷電衆恐不能行王夜半抗聲語公裔明日決如睢陽卽位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巧去適帝幸維揚以爲避事降三官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歷保康軍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太后還每置酒慈寧宮必召預宴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尋以公裔不肯附已銜之與外祠帝眷注不衰復佑神觀祠賜第和寧門西歷陞華容岳陽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榮恭官其親族八人公裔律身素謹不植勢不市恩敢與潛善秦檜異亦足取者

李迨東平人徙居開封曾祖參尚書左丞迨末冠入太學以蔭調渤海縣尉遇縣團結民兵不閑坐作進退之節迨爲立賞罰整齊之遂稱精練部刺史按閣薦迨遷濟州通判攝州事時大

元帥過濟應辦軍須無闕及勸進乘輿儀物未備追請熟典故
裁定其制不日而辦卽位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
遇敵來犯追盡取部籍載以行父喪起復直龍圖閣兼措置軍
前財用苗劉叛諸將勤王師所至食皆先具追之力也事平同
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除權戶部侍郎紹興初歷遷兩浙轉運
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伯餘萬斛而民無怨苦以所運
者官舟所役者兵卒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
而公私困苦以所用之舟所役之夫大半取於民間民往往沉
舟以避其役乞委工部措置於溫明虔吉等處各置造舟塲募
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舊制詔從之尋
加徽猷閣直學士代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
茶事又陞直龍圖閣兼陝西等路買馬時朝廷旣失關陝追請

合二處爲一名都大提舉茶馬司詔以每歲收支之數驛奏迨
乃考其本末具奏曰方劉晏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
榷居其半今四川鹽酒所榷歲入已一千九十一萬諸窠名錢
又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
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陝二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通
計二百六十五萬石以紹興六年朝廷會計六萬八千四百四
十九人之數算之決無一年用盡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四
百軍兵五萬七千四十九官員之數比之軍兵約計六分之一
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卽是冗濫在官員不
在官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
此朝廷不可不知也又言今蜀人所甚苦糴買搬運二者糴買
不料敎則不能集事搬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

被其害如欲省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亦
可少寬民力。兼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岷州就糴穀米各十餘
萬石。得此三項可盡免川路糴買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
之良策也。降詔獎諭。俄與吳玠不合。奉祠九年。金人歸三京。命
爲京畿都轉運使。權東京留守。孟庾潛通北使。使人怖迫曰。北
人以兵至矣。追嘆曰。吾家食祿三百年。今荷重任。萬死不足報
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哉。果。禍將極。賜以死。告者悚然退。降
聖節。庾失於行禮。追持之。庾自劾。訟于朝。追求罷落職。與祠未
幾。庾以京師降於金。復追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卒。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占對開。敎得幸。由閣門宣
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勛恩補承信郎。特命赴廷試。賜甲科。靖
康初。授閣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太上北遷。

過河十餘日。尚未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太上因出御衣。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助行詣王。丁寧諭曰。但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誓紂。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助乃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進。高宗持之泣。以示輔臣。助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東京奉太上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助於外。凡九年不遷。紹興五年。以久次除江西兵馬副都監。改浙東尋復。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助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往報。及淮。兀朮遣助趨還忠州。防禦使命。館伴金使蕭毅等未幾落階官。以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語在太后傳。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稱謝于金。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少保。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
入爲大理評事陞寺正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希林靈
素意捕逮下獄內批有害風致雷竄流衣據律自傷者杖力爭
之坐停官予祠尋起刑部員外郎累遷大理少卿韓世忠獻苗
劉侔付大理獄衣奏內婦女有願買及鹵掠者高宗矍然曰朕
慮不及此詔自傳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瑒下大理不伏衣貴
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邦昌事瑒語塞稱死
罪賜死釋其親屬將佐陞大理卿帶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官都
監自盜寶玉器玩帝怒亟令加誅衣奏向非球隱匿則盡爲敵
有何從復歸國家乃寬之先時百司愆戾付寺劾者至三問取
伏狀皆莫敢辨衣奏伏與辨係二事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
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詔同詳定一寺

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
權刑部侍郎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衣洞見事理質直和易持法
不阿趙令時薦之爲言者所格卒于家

宇文虛中字叔通華陽人登進士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因
史編修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爲伐燕叅議官上書言女真持
卞莊兩圖之計引兵踰境恃其百戰百勝驕矜虛囑不可以禮
義服言說誘今我以百年怠惰之兵當彼乘時新銳之勢捨恭
順之契丹延强悍之勍敵臣恐自此禍起未有息期王黼怒降
集英殿修撰又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未幾金人分道入
侵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至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奏宜先
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說天意回卽備禦之事可以責之
將帥卽命虛中草詔還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趣姚古种

師道兵馬赴汴金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收歛爲一西路稍
通虛中遂馳歸姚平仲敗金復引兵逼城虛中縋而得入欽宗
欲遣使往金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赴
都亭驛見金使王蒞旣至金營自己至申露坐風埃金兵注矢
露刃周匝圍繞久之乃卽軍中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見
所爲二太子者語不遜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
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事
迄再往請康王歸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言者劾其割
地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應詔復
大學士爲大金祈請使楊可輔副之遂留金與韓昉等俱掌詞
命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封河內郡公後因議和詔存恤其家賜
田十頃令其子師瑗悉送家屬于北師瑗已官轉運判官顯謨

閣待制至金遷學士承旨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所撰宮殿勝署本皆美名忌者輒以爲謗由是媒孽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羅織所存圖書以爲反具遂與老幼百口同被焚死時有高士談字季默高瓊之後也由忻州司戶入金爲翰林直學士其家圖書尤多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淳熙間贈虛中開府儀同三司諡肅愍賜廟仁勇孝宗愍之立其族孫紹節爲後紹節字挺臣第進士補官州縣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至郡議修築古城剏造砦柵專爲固圉之計侂冑議用兵紹節貽以書謂公有復讐之志而無復讐之畧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非所敢知侂冑不樂召還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吳曦反倡言于朝曰今進攻不過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

損國威。聞隨軍轉運安丙。夙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
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贖果伏誅。命權兵部
尚書知江陵府。歷華文寶文二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嘉定
二年。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辨安丙無異志。言方誅職
時。苟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爲宣撫。乃有
他耶。願以百口保之。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
周悉事情。六年。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卒。上嗟悼。爲改日朝享。贈
少師諡忠惠。

林冲之字和叔。莆田人。登元符進士。歷官金部郎出守臨江南
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副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
給乳酪。迫宇文虛中受僞命。亦脅冲之降。冲之不爲動。奮厲見
於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又逼仕僞齊。愈不屈。再徙上京。復

安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中十餘年。冲之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義入地。一無所恨。但國讐未復。抱此永終。南向一慟而絕。僧窆之。寺隣洪皓。還以聞。詔與二子官。寶慶三年。卽所居立祠。寶祐中。給田百畝。使備祭享。子郁字襲休。登宣和進士。調福建茶司幹辦。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遂鼓譟取庫兵。爲亂。殺運使毛奎。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倉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從子震字時莠。登崇寧進士。仕至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霆字時隱。登政和進士。爲勅令所刪定。官以詆和議。挂冠出都門。權臣悲怒。追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林氏。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與崔縱俱登政和進士。靖康元年。茂實

以工部員外假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人所留時其兄絢起
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其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
弟華實同居茂實知其意乃自爲哀詞且築宋工部侍郎滕茂
實墓九宇以奉使黃幡表之授其友朔寧府司理董詵以絕其
意聞欽宗將至具冠幘郊迎伏謁拜瞻號泣帝自離都城舊臣
無敢候問起居者金人再三好諭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
大用也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哀號泣血見者墮淚請從舊
主俱行不許遂憂憤成疾卒於雲中詵自拔歸除陝西轉運判
官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轉聞於朝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
士官其家三人諡忠節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歷確山主簿仙
舟承累遷承議郎管幹審計司時使金者輒被繫莫肯往縱毅然
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金

三。移書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久之遇金大赦許而使自陳聽還鄉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逼以官爵悲恨成疾握節而死。後洪皓等歸其骨詔立弟延年爲後。又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登進士累遷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被拘留欲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節不可奪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王倫字正道王旦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徑造御前自言臣能彈壓上喜解所佩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恐無以服衆上因取片紙書曰王倫可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十人傳旨撫定既罷宰相何鼎以倫小人無功僅補修職郎斥去不用建炎初應詔遷能使遠國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

耶克大金通問使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留不遣
倫以金賂商人陳忠密告二帝所在因令忠潛往黃龍府通朝
命自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見倫
等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有如日月先大聖期以萬世
悲願盟好豈意一旦舉兵以禍吾國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
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復歸和好亦足以慰先
大聖之靈思謀沉思良久曰歸當達之無何粘罕至曰比來遣
使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昨思謀傳議和語特侍郎自爲此言乎
倫曰使事有指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粘興二年秋縱使歸報
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修撰時方
討豫和議中格三年使克館伴遇金使李永壽王誦驕倨倫與
道雲中舊故乃稍爲禮七年帝后訃音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

制假直學士克迎奉梓宮使高公楸剛之入辭帝令傳語左副
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其付曠曷若見歸因附進太
后欽宗各黃金二百兩仍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傳張叔夜家屬
金帛遂奉詔以行至睢陽豫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
主面納會廷者至渡河至涿州見撻懶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
豫今日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是冬豫廢昌遣人偕
倫入燕見金主匍首謝廢豫次致使指竝密與羣臣定議命思
謀及太常少卿石慶偕倫還議事旣至入對言許還梓宮太后
及河南地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再遣使金副以藍公佐申
問諱日期還梓宮令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旣至金主爲
設宴三日遣宣徽使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二
人驕倨肆嫚朝倫多歸罪倫乃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

衆議汹汹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召倫賈
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使至而後
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今中丞乃責倫如此檜
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若此不敢不
勉乃往見二使勦以一二策通古恐遂引檜見於其館受書以
歸九年春賜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克迎梓
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至東京見兀術割地界兀術還燕密
言於金主曰撻懶宗弼二人陰結宋國謀割河南地金主殺之
乃命中山府拘倫至十月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悉無所
答以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
耶倫曰比上國以書來天下皆知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

特奉命通好耳金主復責倫曰汝戮留雲中已無還期貸歸會
無寸報反離間我國君臣耶竟遣公佐先歸拘倫伺報歲貢正
朔誓表冊命等事未幾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凡居六載兀朮等
復取河南益耆以威欲降倫倫拒之至十四年授以平瀼三路
都轉運使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使遂縊殺之年六十一事聞
贈通議大夫諡愍節 孫柟字汝良孝宗聞倫死官之調海門
尉值方信孺使金還言事忤韓侂冑得罪欲再遣使近臣薦柟
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金將烏魯論等四人
問侂冑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纔二年耳四人
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柟雖持侂冑書乃朝廷
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會已知侂冑被誅和議
遂決命柟持求函逆首牒歸命副許奕爲通謝所參謀官柟自

軍前還議以佞冑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擢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集英殿修撰卒贈寶章閣待制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客遊汴洛間地多故家遺俗聞兄日廣靖康亂家碎于賊始南歸高宗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遺書備言用兵講和利害二年金忽遣宇文虛中至館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俾與正使王倫探策以決去留弁曰吾來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早成兩國之好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但使必有節願留使印俾弁得抱以死則死且不朽倫乃解以授弁懷之臥

起旣而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以爲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忍北而臣之耶惟有死耳金人怒絕其脰弁忍饑待盡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或囚或殺官乃受之本朝寧死誓不屈復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久以死久以至則朝以死又以後使洪皓等訣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因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人臣當然諸君何戚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倫還具言之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弁又密疏粘罕等相繼死滅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復遣李

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再使歸又上其奉送徽宗大行之文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語宰相張浚曰歸日常處以禁林會金使烏陵思謀石慶亦稱弁忠節賜黃金三十兩十三年和議成始得歸入見便殿謝曰人之所難得者時事之不可失者幾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形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彌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計虐民而不恤民以苟安爲太平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陛下旣知幾與時於始願圖厥終秦檜惡所言有司校其考初補宣教郎直秘閣經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得奉議郎明年卒其爲

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丹五雲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閱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仇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由宣和上舍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應詔上封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克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卽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辭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

于三四間者泣下翼日見捷懶命拜又辭曰監軍與邵爲南北
朝從臣無相拜禮且抵以書曰兵不在強弱而在曲直宣和以
來我非無兵以帥臣謀國不滅開隙啓端是以大國能乘之厥
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
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捷懶怒
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與憲俱送豫使用之
邵入見長揖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邵
于獄憲遂降久之怒其不屈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
莫知所之後又作書言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
兩端勝則如養鷹飽而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審以告金取
其書去益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人多古籍淮北冀幸稍南
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和議成始得歸除秘閣脩撰主

管佑神觀詹大方復論其奉使無成改奉崇道祠十九年以敷
文閣待制改太平興國祠起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
少師生平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寓金時人多從學性
喜佛書雖異域不廢議者以嘗與秦檜遇於濰州言檜忠節以
是少之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曾孝忠孝曾亦以出使歿金人
知爲邵子憐之

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二年與郭元邁俱以太學生應募補奉議
郎假朝奉大夫禮部侍郎克河北軍前通問使見金酋于澶淵
金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嘗貽書金帥警以不戢
自焚之禍又言舉中原與劉豫何德黜趙氏何罪不若亟還趙
氏不聽紹興六年卒張邵歸入見奏前後使臣陳過庭司馬朴
及行可皆歿異域乞早頒恤典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元邁吳

人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亦不肯髡髮換官而卒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身長七尺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關門遇
金害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讐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
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杜時亮使
金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爲獨馳入其壁宗
弼怒縛之欲加誅汝爲無懼色曰死固不辭但銜命出疆願達
書以死宗弼顧不能屈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士也令往見
劉豫力拒不行瀕死已數四及見豫持呂頤浩書與之開陳禍
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然起立呼曰使人業已至此夫何
復言設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那昌事乎卽拘留汝爲
授以通直郎知曹州汝爲力拒之與先陷敵中李亘凌唐佐李
倚結爲腹心每以幾密遣所善王現邵邦光歸報朝廷皆官之

紹興十三年亡歸陳恢復方畧言川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累數千言禮部尚書蘇符爲達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處州上憐其忠特轉通直郎久之金有告其漏洩機事者大索不獲諄知其南歸言于秦檜將械送之汝爲乃徒步入蜀變姓名爲趙復有楊企道者遇之見其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驚曰此必奇士也款留之遂與定交假居僧舍汝爲儼然尚氣節飲酒至斗餘不亂或歌或哭涕淚俱下蜀士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燾皆與相得甚歡聞桧死喜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或勸理前事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讐收還土宇願爲諸公所知命謬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誰知我者及病能自知死期預祭其先神色無改趙沂魯開楊宋經紀喪事其妻錢氏尚未知汝爲死詣

登開鼓院進狀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子南强哀愬於朝特官
之有忠嘉集行世 亘字可大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登大觀
進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爲所獲劉豫使守大名密告于朝
陳豫可取狀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爲邏者所得
事泄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愬忠 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
進士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秘閣知應天府南京陷豫因使爲守
遣人持蠟書密疏豫虛實于朝呂頤浩過常州得其從孫憲授
保義郎閤門祇候俾持帛書往報行至睢陽事泄并捕唐佐及
其家害之李橫復頴昌言於朝詔贈徽猷閣待制 又有武顯
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謀挺身還朝不克而死
贈忠州刺史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上舍登第歷官宣議郎克廣親宅宗子博

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名對論內外學政乞罷到堂之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累遷太常少卿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知台州改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方杜克降金列郡震恐約悉力捍禦境內安堵車駕將幸平江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集英殿修撰名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遇事感激盡言方值軍興經費無藝吏慢弗虔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凡例外宣索執奏不進論吳升等罪未正非所以勵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所不敢言又以科需百出凡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一例均敷請增諸路酒錢令提刑司椿管其半以備軍費皆從之使高麗還將大用當路忌之以言罷奉太平觀祠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約天性至

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已壽以益親壽母壽愈約竟先母兩月卒贈四官

許忻拱州人登宣和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上疏極論和議之非曰陛下以茲事重大特詔侍從臺諫各具見聞不知皆以爲可乎或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徒以王倫穆悠之說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廟顯肅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使來邀所講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邪以振紀綱以修政事

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所聞。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恃慢於前。而遽恭順於後。此必奸言。惶惑令我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已成。悔無及矣。疏入。不省。求外補。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授武安軍節度推官。有數人當死。如圭白其誤。帥曰。已署矣。如圭爭曰。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耶。帥矍然從之。歷官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時行在草創。將虛秘書省。以處金使。汝圭往見趙鼎曰。此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悚然改館。旣而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汝圭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讐辱國。旣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以遺臭萬世。檜怒。未有以發。又因河南

地歸上言九廟八陵瞻望咫尺當遣朝修之使以上慰神靈下
萃民志高宗泣然流涕卽日命宗室士儂張燕行檜以不先白
益怒之汝圭遂謁告奉祠十餘歲起通判邵州改荆南值寇亂
後舊戶逃亡畧盡部使驟督積逋二十餘萬他負數十萬汝圭
悉奏蠲之流庸寢復檜死入對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
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俗不舉子傷絕人理請舉漢
胎養令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以全活之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
兵卒不論獲之多寡力之勤惰槩賜衣廩食小利失大計謀近
効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判淮曠土盡爲丘井訪古助法別
爲科條兼正役法庶農利修而武備飭遷直秘閣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病請祠歸以儲位未建援至和嘉
祐間名臣奏章三十六篇合爲一帙囊封以獻請徧考羣言仰

弘簡錄
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對近臣亟稱其忠復起知泉州
南外宗官挾勢爲暴役占禁兵汝圭以法正之因大沮恨遂以
中旨罷祠僦舍邵武士夫高之學者多從質疑卒年五十九爲
人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屯
田節目凡數千言未及上張浚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
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子念祖念德念茲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三

王庶

子之奇

劉子羽

趙開

陳規

李璆

孫道夫

陳橐

盧知原

弟法原

陳楠

仇念

張運

李浩

王希呂

辛棄疾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登崇寧進士知保定縣种師道薦通判懷

德軍契丹爲女直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國家

與遼二百年結好今坐視其亡既不能救又利其土地他日基

禍必自此始不聽宣和七年爲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金果

入寇李邦彥蔡攸召問計庶薦宿將無如師道且金人畏服宜

付以西兵使之入援攸不以爲然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命
庶副席益安撫京西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畧使兼知
延安累立戰功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移書宸諭
使謝亮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盡
仗節督諸路協同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庶調兵
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已先渡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
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不從金併兵攻陷延安庶
自劾失律罷居內艱適張浚富平敗歸思庶言可用詔起之庶
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爲後
圖浚不納版授叅議官紹興元年除知興元府兼利夔路制置
使時士卒單寡庶籍興洋三泉諸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
號義士日閱於縣門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

朝陞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改嘉州有譏於浚者劾以輕率傾險落職奉祠二年復任叅謀官往巴州措置起知遂寧因辭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遇闕言興復大計都荆爲可荆左吳右蜀前江後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此曹操所以畏關羽也上異其言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又復直學士湖北經畧安撫使七年召爲兵部侍郎入對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失在偏聽欲逮反輕爵賞是非邪正一不爲辨誠能法漢光武賞功罰罪其誰不服因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卽日遷尚書閔月拜樞密副使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遺書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閒庶壯之還朝道其語并論金人變詐力詆秦檜和議乞誅金使蕭通古等言甚切至求免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勾龍如淵劾庶爲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奪職御史胡汝明復論

庶議訕朝政責鄴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孝宗追復官職
謚敏節十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劉子羽字彥修幹長子宣和初爲幹主管浙東幕府機宜文字
以破睦賊功再遷衛尉丞從父守真定誓以必死金人不能拔
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幹死免喪除秘閣修撰知池州高宗
召赴行在除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瑁擁強兵在江西
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甲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命張
俊以千兵甲而來若備他盜者因設酒食召俊瑁及劉光世是
都堂議事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就廡下取黃紙趨前麾瑁下曰
有敕召將軍詣大理置對瑁愕視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
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瑁爾等固天子
自將之兵也皆應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浚以此

大奇其材。除徽猷閣待制。叅議川陝宣撫軍事。開幕府。秦州節制五路。規以五年而後出師。金人窺江淮。急後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勢。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顧今東南事勢方亟。不得不爲是耳。未幾。富平失利。人情洶洶。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久欲入寇。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今不堅守。而僻處夔峽。與關陝聲援不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浚然其言。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分兵守險塞。敵知有備。引去。明年復來攻。浚後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

內外聲援。會秦鳳金房二鎮皆饑。鎮帥吳玠王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承制拜爲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旣至。通商輸粟二鎮。獲安。除寶文閣直學士。金人復犯金州。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關。馳告玠。玠自鎮晝夜馳至。列營拒守。金兵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關後。全蜀大震。玠遽邀子羽去。子羽固持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亦難之。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而食。遣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與子羽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子羽築壁壘山上。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慷慨語曰。今日將死於此。諸將皆奮會敵。乏食。引去。子羽與玠合擊敗之。于金牛鎮始還。興元。金人入梁洋。浚欲移潼川。子羽遣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敢南。浚乃止。撒離喝遣人持書旗來招子羽。斬之。獨縱其一還。寄語曰。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金寇再闕蜀。爲必取計。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敵無所掠。餽餉不繼。又腹背受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故亟遁去。浚雖劓師卒。能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尋坐與浚俱罷。貴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上疏。訟子羽功。請納節贖罪。得復元官。聽自便。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浚再視師。荆襄川陝復以子羽權都督府。叅議軍事。熊彥詩主管機宜文字。同往撫諭川陝。還言金人未可圖。

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及浚劾罷劉光世欲以兵屬子羽子羽固辭改知泉州會鄆瓊叛浚罷相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安置漳州金人復入浚薦復元官知鎮江克沿江安撫使建議清野徙淮東人於鎮江撫以恩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未幾議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進士盡室於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訥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慨然有通變棟弊之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出知鄆陵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成都路運判開善於心計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木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鳳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實數俾小民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

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
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權茶買
馬五害一增歲額馬兵四千多費衣糧二長吏不時歸貨徒給
空券募人怨恨必生邊患三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歲所借轉
運常平三司本錢不償一文四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配茶
戶坐是破產而官茶濫雜私販公行刑不能禁五承平時蜀茶
入秦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未免科
配州縣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
去邊患不生如謂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痛減額以蘇茶戶
輕立價以惠茶商朝廷是其言卽權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使推行之於是大更茶馬之法並罷官買官賣參酌政和二年
東京都茶務所刵條約卽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

易改成都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就場置市令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又舊創買馬及三千匹轉一官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自今請以馬到京實收爲格或有道楚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指買馬踰二萬匹宣撫張浚素知開善理財承制令兼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兄浚曰蜀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冒爲已有惟不恤怨詈果斷而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先變酒法罷公使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置槽隔增釀具設官主之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又於秦川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用引折納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

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通行錢引兩料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最後又變鹽法置場賣引實視大觀條約與茶法相類初變法時怨詈四起言者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州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悉取辦於開奏除徽猷閣待制加都轉運使明悉其知慮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副使吳玠專治嚴守一切以軍期趣辦故與開異趣復與制置大使席益不和開乃抗疏言蜀中公私俱困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因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知其有隙詔赴行在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一月乙酉復四川都轉運使卒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申明法科爲安樂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金人入寇殺鎮海節度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府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連戰敗走之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賊李孝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至城下陽稱受招規知其詐亟爲備夜果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抵濠上求和規出城交臂與語折箭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若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若正兵爲前鋒大破之陞秘閣修撰加徽猷閣待制德安復州漢陽鎮撫使賜三品服時桑仲剽畧襄漢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於朝卽以明守郢明後殺仲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

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助以
火牛。焚天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歷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
尋以疾提舉太平觀。復起知德安。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
至卽廣糴粟麥。實倉廩。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琦赴留守。
過郡。規出迎。告以金兵且至。城中有粟數萬斛。約爲死守計。相
與登城。區畫防守備。嚴斥候。布置粗畢。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薄
城。規躬擐甲胄。與琦督戰。用神臂弓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
河死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
彼晝夜不得休。可益養吾銳氣。琦然之。兀朮且至。規大發將士。
酒半。問策安出。諸將有欲全師歸者。規慷慨語曰。規已分一
進退。皆死不如死。忠也。琦叱諸將曰。府公文人。乃爾。況汝曹耶。
鎗果大敗金兵。兀朮宵遁。語在琦傳。提問詔褒諭之。遷樞密直

學士復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
規端毅寡言笑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
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亂離夫
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
有威聲者惟規一人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以爲惜有
攻守方畧傳于世乾道八年詔刻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立廟賜
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調陳州教授入爲國子博士出
知房州時旣權官茶復強民輸舊額數百人被繫璆至卽釋之
廷議將取燕璆疏諫畧曰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
餘以是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尚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
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矧今太平旣久民不識兵雖不得燕雲

何闕於治。疏奏不省。及燕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請寬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者。封還。定官譚。復用詞頭。又奏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河北無見糧軍士。洶凡十餘事。忤大臣意。罷歸。紹興四年起。除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相挺爲亂。璆始視事。亟捕誅首謀。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安之。遷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權四川安撫。制置使蜀城多圯壞。璆至。卽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堰久廢。璆力謀修復。下灌睢州田百萬頃。遭歲饑。發倉振活無慮數十萬。蜀人德之。繪像祠于堰。所卒有清溪集二十卷。

孫道夫字太冲。梓州丹稜人。初貢辟雍。坐收蘇文除籍。再貢。優等。張浚薦召對。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恥。得賜出身。改左承奉郎。疏陳漢中荆南形勢。言今

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欲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甲。山淮旬與諸將會。咸陽天下孰能禦之。上嘉納。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中徽宗凶問至。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乃從水運。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徙知資州。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入境。州產綾官買率多虧直。道夫命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秦檜惡之。九年不遷。入朝。奏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問檜之存亡。道夫隨事折之。使還。其拜禮部侍郎兼侍講。每進對。輒言武事。宰相沈該忌其引川張浚除知綿州。致

仕卒年六十六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居官愛民不可干以私俸給多置書籍人稱其博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上舍登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黃巖三邑易新昌令皆以愷悌稱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召對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出爲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連劾墨吏十餘有望風解綬去者移知台州民懷舊愛園境歡迎不數月政化大行母喪邦人巷哭數千人走行在請起橐詔褒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敕所在賜錢三十萬力辭上語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召爲司勳員外累遷權刑部侍郎泰檜主和議橐再疏爭之甚力檜憾之因力請外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墾初復無敢往者橐卽日就道次壽春則金人渝盟穎已不守

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州屢中寇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
弊政以恩先之民莫悅服留鎮三年蕃商餽遺一不入私室初
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寇盜稍戢會彬寇駱科犯廣西詔遣
京悉兵往討橐奏廣西安則廣東危留不遣檜疑橐爲京地坐
稽留軍務降秩知婺州乞致仕從之卒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
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潔廉不受餽謝事十三
年僑寓剡中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
世會稽人物以橐繼杜祁公之後云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
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
出無藝知原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
運副過闕賜三品服至則悉意經理羣吏卒因緣爲姦綱運獨

先諸道上京師尋除直秘閣爲江淮荆浙發運使陞秘閣修撰
提舉河北以言者祿職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温州遇葉濃陷
建州楊勗陷處州益繕甲兵增城浚陞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
由海道轉粟及金繪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獎勞擢右文殿修撰
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
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倖爲叅謀改徽猷閣待
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論罷以舊職奉祠卒 第法原字立之
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
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集入官者品秩次第總爲一書功過殿
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黜移怒罷爲顯謨閣待制提舉洞霄宮
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起爲龍圖閣學士知夔州克川陝等路宜
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兄弟皆以才稱帝並用之金人攻關輔

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令經制王燮班師法原開關納之拊協力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克斥秦隴叛兵屢窺蜀境法原極意撫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上倚重之後爲吳玠所訟憂患而卒

陳桷字季壬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兵曹參軍累遷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以資糧不足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仍調遣行在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尋以疾乞祠紹興三年名爲金部員外郎陞郎中抗言今言事者當專講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敵國不當如平時以細故勤聖慮也又言刺史縣令未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又陳

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改兩
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
定爲差等重侈靡之禁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召爲太常少卿奏
請祫祭復用大牢俄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閣櫛
等議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上之
時相以爲太重詔罷奉太平觀祠起知襄陽府克京西南路安
撫使郡當兵燹民物凋瘵櫛疏乞重行蠲減金房兵叛遣將平
之而後聞漢水決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
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改知廣州克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未至
而卒年六十四櫛寬洪醞藉恬於榮利以誠接物常泰櫛用事
以永嘉爲寓里士莫不攀附躡登顯要櫛獨不肯附櫛晚後議
禮不阿其節有足稱者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

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仇念字泰然益都人天性至孝登大觀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
詳恕多所全活遷鄧城令秩滿耆幼遮泣不得行再徙武陟屬
方調兵燕山念先期趣備申嚴約束士卒無擾已而運餉于涿
值大軍潰多委以資敵獨念開關營護無一棄失調高密丞攝
縣事俗尚器訟剖決如流事無淹久民懷餅餌以俟有暴猾吏
楊蓋脅持爲姦念論罪黥之一縣憚服再攝司錄邑氓邀留居
母喪盡禮制使文彥博薦起復不就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功
員外郎仕者遇亂訴稱亡失告牒真僞錯亂念親爲考覈有可
據悉責保識聞上行之歷遷沿海制置使明卒爲受坐餉兩官
主管太平觀久之起知廬州金合劉麟兵入民情洶懼統制張
琦冀乘危爲亂擁甲士數千突入州欲脅念出左右驚潰迫之

上馬愈堅不爲動。徐謂曰：「吾職守土，當以死殉。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琦等錯愕，遽散。人心以安。遣其子自間道告急撫司。移文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愈力陳不可。誓以死守。曰：「若果委城使敵，遂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大事去矣。」尋以援師不至，監押閫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計無以克賞。愈悉引將士班坐，勞以酒食。衆皆感勵，卒全數州之命。益募廬壽兵，加以鄉丁出。奇直擣壽春敵三戰皆北。遂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焚糧船。降渤海首領二人。屬天寒，敵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以功加。徽猷閣待制。復以策說張浚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糧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賊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不濟矣。浚不能用。尋詔詣闕，軍民皆號送。改知明州，以挫強獎善爲理尤懲吏賕。雖一錢不貸豪猾。歛迹州，罹兵

殷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
死徙帝面召褒諭以峒獠未息進直學士湖南安撫使禁盜鑄
錢者趣使爲農平物價通商賈數月轉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
運使金人歸侵疆悉力言詭計不可測忤秦檜意落職以左朝
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未行金果復陷
所歸郡邑廼復待制再知明州改平江以言罷奉祠積官至左
朝奉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忬端方挺特自入官
訖通顯無所附麗范宗尹爲鄧城邑子初以文謁語其父曰公
輔器也後入相未嘗私覬嘗欲薦明州一幕官問以日費幾何
答言十口之家用度二千忬驚曰吾爲郡守計日費不及此僚
一倍安得不貪遂止不薦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唐宰相文瓘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大中

大夫運太學登第官藍山丞藍山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
安之臨武寇與獠合大肆剽掠運親帥兵擒之遷攸縣尉劇賊
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賊平改新淦丞
攝縣事紹興中縣新被兵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敵
除而民定權鼎州通判岳飛方擊楊么賊率輕銳徑趨武漢南
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
以張其勢賊宵潰又檄討澧賊雷德進運率都統梁吉等以兵
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之移貳濡須值大將駐兵以拒金人
給餉未嘗乏歲餘以親老還寓鄱陽內外艱起復知桂陽監境
內稱治言於部使者奏陞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
令有功德者衛玠唐雒等七人於學刻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
書散之民間使知修德務本除知達州方大早入境而雨奏除

病民五事。名爲度支郎中。請以臨安樓店務錢十萬歸省。額鬻戶部所儲三佛齊香藥。分送江浙荆湖漕司。以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施行。非樞密院檢詳。遞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相錯。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拜刑部侍郎。上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詔皆從之。兼權戶部侍郎。請廣儲蓄。興鼓鑄。修屯田。練鄉兵。時久雨傷蠶麥。詔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會金人渝盟。運特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

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力贊決之又上疏乞降
敕撫將士獨祖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
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之閒以爲內固以圖進取
俄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駕還請外授集英殿
修撰知太平當兵饑疾癘之餘勞徠安輯嚴斥堠堅守備理財
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初請老以敷文閣待
制奉太平祠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加
贈開府儀同三司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少力學爲文辭及壯沉潛義
理紹興登進士歷官光祿寺丞朝士方懲秦檜閉塞言路多務
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相繼言事
陳無逸之戒論罷權倖楊存中等太學生爲五賢詩美之請祠

主管台州崇道觀孝宗卽位召爲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與湯思退素厚御史尹穡欲引之共擠張浚因薦浩及對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同心協濟故事乞戒諭宰相思退穡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王愛重之每進講叅以時政裨益以多浙河水災因疏論近臣宰執惟務奉行上旨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乞外知台州有中禁軍五百謀作亂浩推其爲首四人黜徙之迄以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未獲募其徒自縛贖罪渠魁就擒里豪鄭憲以貨事權貴囊橐爲姦事覺吏死權貴人陰主之令憲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叅政劉珙奏白其誣浩始得安尋除司農少卿時董和糴者賤市濕惡隱刻官錢浩發其姦狀下有司窮竟上嘉其剛正擢爲大理卿接伴金使還奏兩淮可耕之田盡

爲廢地乞條畫營屯以圖恢復根本又言願戒將吏嚴備禦無
規近功日與大臣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變上嘉納
宰相議遣泛使浩以爲不可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
西安撫使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漑歲久不治命疏通之民賴
其利邑管所隸安平州其首恃險謀聚兵爲患浩遣單使諭以
禍福引赦自新卽聽約束召選入對論俗之不美者八除權吏
部侍郎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爲執政
所忌嫉諫議姚憲論罷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十年起爲私
開修撰夔路安撫使思州守田氏與姪不協將起兵相攻浩遣
官資檄勸解二人感悟釋憾邊得以寧未幾以疾奉祠卒年六
十一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不以利害動心平居未嘗假
人以辭色爲郡尤潔己自廣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奉養悉如布

衣時士論高之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寓居嘉興登乾道進士名試授秘書正
字除右正言與侍御史李衡交劾張說悞恩言甚切至上怒欲
起希呂挽御衣前畢其說上疑其朋黨邀名令責遠小監當既
而改授官觀希呂恬不爲悔直聲聞遠邇擢知廬州淳熙二年
除吏部員外郎尋轉起居郎准右擇帥令兼安撫使修葺城守
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除中
書舍人給事中轉兵吏二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治
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資剛勁遇利害無所回
護惟是之從佐清江西時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有幕官改竄
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薦之性廉潔去官至無屋可居
寓居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
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亮
死山東豪傑並起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以棄疾爲掌書記勸
京決策南向紹興三十二年京遣將買端與棄疾奉表來歸高
宗召見授承務郎卽以京知東平府節度使如故會張安國邵
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歸朝不期
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徑趨金營
卽衆中縛安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于市差
簽判江陰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孝宗召對延和殿
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
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
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主簿出知滁州滁方罹

兵燹非已凋殘棄疾爲寬征簿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勸其
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叅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入相薦
其慷慨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
政有功加秘閣修撰歷遷大理少卿湖北湖南運副疏陳比年
以來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炯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
殺掠吏民至煩大兵剪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之殘害
民物者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爲急吏之剝下奉上者縣不
暇問田野之民始酷於聚歛中苦於科率及其終也豪民兼并
盜賊剽奪相因而起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
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
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有詔獎諭擢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風俗頑悍草竊間作棄疾乃

抗疏曰湖南軍政久敝良由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利於侵聞棄坐苟圖衣食兼以武備空虛教閱廢弛逃亡不追冒名不舉平居則姦民無忌緩急則卒伍不堪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荆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卽委以規畫廵度馬殷故壘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馬軍五百戰馬鐵甲皆備樞府有不悅者數沮撓之指爲橫斂上爲降御前金字牌令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益督監者如期落成時秋霖造瓦不及令自官舍神祠外一應居民家取瓦二片不二日皆具軍成雄鎮一方繪圖繳進上始釋然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值歲饑始至榜通衢以閉糴者配強糴者斬已乃盡出公家官錢銀器令士民各舉有幹實者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

終月至城下連檣而進米直自減民賴以濟信守謝源明乞米
排助棄疾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之帝聞嘉獎進秩俄以言罷紹
熙二年起福建安撫提刑名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閩中土
狹民稠歲儉倚糴于廣及是連稔未期歲積鎗至五十萬緡勝
日備安庫又欲造萬鎗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以備盜賊事未
行臺臣王藺劾之遂丐祠歸久乃起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寧
宗名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差知鎮江賜金帶坐縶舉降朝
散大夫進寶文閣待制知江陵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樞密
院都承旨未受命而卒特贈四官棄疾性豪爽尚氣節識拔英
俊所交多海內名士嘗跋思陵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
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功
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大理同僚吳交如廉

介士也死無棺歛棄疾厚賻之言于執政詔賜銀絹自以稼名
軒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
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
不侔矣有稼軒集行世雅善長短句歌悲壯激烈嘗遊武夷賦九
曲櫂歌朱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熹歿爲文往哭
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謝枋得過其墓舍有疾聲大呼
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枋得秉燭作文旦旦祭之
文成而聲始息因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